

大·河·风·情

罗学蓬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大河·风·情

罗学蓬 著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从学
封面设计 邵大维
技术设计 晓 瑜

罗 学 蓬 著
大 河 风 情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3 字数 213 千
1989年 1 月第一版 1989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 000

*

ISBN7-5366-0810-1/I·158

定价: 2.85元

内 容 简 介

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五部中篇，描写的都是长江岸边乡场小镇即景——诸如下层乡民的衣食婚姻，普通人家的平凡琐事等等。

作家自幼生长在江边，受尽大河风情习俗的熏染。现在反过来，又把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感受、美丽动人的故事从笔端流出。从作家的娓娓叙述里，让人深深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，即使是远离城市的地方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普遍地更新，人际关系同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与认识已今非昔比。

作者小传

一九五二年，我出生在川北蓬溪县蓬莱镇。一岁随父母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古城江津。

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，生活的重担过早压到了我稚弱的肩膀上，然而那一段充满苦涩艰难的日子却长久地为我所珍惜。

后来当知青，学小提琴，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，毕业后任专职音乐教师。活得压抑，便爱胡思乱想，于是改行写小说。现在江津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。

我写小说，一为争气，二为充实。



作者近照

G09 35/25

目 录

大河上	1
西河街风情	98
静静的驴子溪	146
名士风流	194
大河风	245
后记	325



大 河 上



引 子

与长江沿岸无数滩头渡口比起来，黄鱼沱，委实算不得个去处。

过往江船，悠悠地从这片翠绿的边儿上抹过时，虽可依稀有从竹林缝隙中看见些白墙黑瓦，闻得些狗吠鸡鸣，却断乎想不到这团绿色中居然也隐着一条小街，百十户渔家。

千百年来，黄鱼沱就静静地卧在长江南岸漫漫铺涌开的绿竹林中。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似乎有它不多，无它也不少。

岂料，因了一首沉没于大江中千

百年的古诗，黄鱼沱却兀地名噪一时了。

这河心有一巨石，名曰莲花，逢上大旱之年，方才露出头来。人活一辈子，能见得莲花石三次，便也算得高寿。

那石脊上刻有诗文，众人都是知晓的。但渔人眼黑，且字儿写得疯狂，因此无人愿意伤心劳神去细弄个究竟。

前年游世平从部队复员回乡，正逢上水枯石显，他划着一条“柳叶漂儿”登上莲花石去观稀奇，才将那诗文一一看全，

黄鱼沱里黄鱼肥，
红叶磧上红叶飞；
百丈牵江怯西去，
三巴迎客好东归。

那诗似有几分“打油”味儿，但字却写得苍雄遒劲，潇洒飞扬。

当游世平认出落款是“天宝谪仙”后，不由大为赫然。他赶回沱里，立即给他那分配在古镇文化馆工作的战友去了一信。

不几天，那战友挎着相机匆匆赶来，急慌慌登上了莲花石……

待那战友喜勃勃赶回古镇不久，黄鱼沱便倏地热闹了起来。县里的、市里的、摇笔杆的、挎相机的，一窝蜂攀上莲花石，整天围着那几十个字儿狠下工夫。

河中虽好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。吃饭睡觉，还得进沱。

这就不能不让他们惊奇——黄鱼沱，居然好景致！

晓风含翠。柳叶垂珠。绿树绿竹绿草绿雾，漫漾开一片潮润的新绿；连那袅袅飘绕的炊烟，似乎也浸染着缕缕绿意。而落霞时分，绿波荡漾开万点金红；辉煌的江面上，犹如滚动着无数颗血红血红的玛瑙珠儿……。嗬，还有白鹭飞！

浮光掠影观后，更觉得沱里的人家，也富足得可以。

家万户的渔船，几乎全封了。渔家舍了水路走旱路，做生意、搞运输、卖手艺、跑烂滩，男人纷纷上“前方”，女人呢？则窝在家中搞后勤，还兼着编竹器。小街虽有碍观瞻，毕竟也有几栋一楼一底的新房冒了出来；晴空中，也还有不多的电视天线在摇曳；碗里盛的，也几乎全是细粮；圈里的母猪能下崽，窝里的鸡婆能下蛋。城里人用政策一对照，不由得勃勃地大发起了感慨。

对莲花石上的诗文细加考证后，结果令人沮丧，那诗原是后人伪作。

这一批人悻悻去后，赓续又兴冲冲来了一批人。依然是县里的、市里的、摇笔杆的、挎相机的。他们却不上莲花石，而是专门来宣传“致富村”黄鱼沱的。

既成了样板，自然就得有副财大气粗的样儿。乡政府拨出专款，由党委一把手唐书记亲自挂帅，组织起全乡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把黄鱼沱认认真真打扮修理了一番。当街面的破房烂屋，能修的赶着修，能补的赶着补，不能修不能补的就用花花绿绿的“精神文明专栏”遮掩了。家家屋顶上，支起了临时租借来的电视天线。再选场西头龙生和场东头傅永玉两户做为“样板家庭”，让记者们嚓嚓地摄了相片，嗒嗒地拍

了电视，才算完事。

紧随着，参观的、取经的，恰似大河涨潮般滚滚而来。唐书记也隔三岔五地上县里、上市里戴大红花，作报告，春风满面传经送宝。闹腾了两个月，突然又风息浪止了。

原因么？却是后来才知晓的。

那游世平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，把事情捅穿了。

于是，大家才兀地发现被人当作猴儿耍了，日妈捣娘地大骂了一通，方才觉着心中好受了一些。

而不管怎的，黄鱼沱的名儿，毕竟已经传扬了开去。

第一章

1

过罢端阳，船又要上水了。

刚接着老婆睡了两夜的水汉子又要出门，媳妇们一个个心儿酸，眼窝潮，舍不得男人走，又巴望着男人走——男人不出门挣钱，还发个啥子家？致个啥子富？得把锅儿吊起当锣打哩！

于是，张张脸儿漾起笑，欢天喜地送男人。

送船，毕竟是很热闹的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片声儿在沙滩上嚷，搅得小小的黄鱼沱，喧喧沸沸翻了天。

船一上水，便需半把月才能回沱，媳妇们哪能不挂恋男人？男人们又哪能不想媳妇？把住这一刻儿机会，就脸儿对脸儿地赶说些亲热话。人多，却不忌讳的。也就有袁喜林之

流的几条光棍水汉子厚着脸儿在人堆里钻，偷来几句话，马上加油添醋地大声编排人，不遮脸不忌嘴，荤的素的全来，就弄得有的嫩媳妇脸儿绯红，撅起嘴儿唾人。水汉子们没挨媳妇骂，觉着不安逸，挨了骂，甚而挨了捶，才痛快，才开心，才敞开喉咙哈哈笑。

“远芬，远芬哩，我家兰华，这几天就费心你照看了。”张兰华的婆婆从人堆里钻出来，双手拉住正欲跨上跳板的吴远芬，急急嘱咐。

“嗨哟，伯母，你放心，丢了张兰华，我负责赔你一尊玉观音。”吴远芬表面上笑嘻嘻应着，心里却很是气恼，“好没道理的老婆子，还怕我吴远芬把你媳妇儿拐跑了么？哼，兰华真要嫁了人，我才不信你会跳大河哩！”

几步跨过跳板，看见游世平一个人坐在船头上抽闷烟。

“游书记来了？”她笑盈盈问。

游世平抬起脸，见是老板娘子，忙绽出个笑来挂在脸上，向她点了点头。

一阵风，吴远芬刮过船舷，钻进了尾舱。张兰华已经来了，正斜靠在棕垫捆子上，闭眼养神。

“就你一个人。边晓玲呢？”吴远芬问。

“她还没来哩。”张兰华睁开眼，眸子里蓦地一闪亮，“哟，你这件衣裳，好漂亮，是龙生哥给你买的么？”

“嗤，”吴远芬把嘴儿一撇，弄出一个响声，“他那眼水呀，我还看不上哩。这是托傅永玉从上海带回来的。好看，哈？”吴远芬擦擦衣裳下摆，很得意。

“嗯，好看，好看得很。”张兰华羡慕地点点头。

“看得上，下回傅永玉回来，也托他给你买呀。”

“我……我咋敢穿这么鲜俏的衣裳？”张兰华叹了一口气，两只眼睛幽怨地一闪，又闭上了。

“噫，你这人，就是……”吴远芬摇摇头，转了话题，“岸上那么热闹，不出去看看？”

“有啥看头？”

“岸上没有看头，”吴远芬走拢去，俯身一笑，“船脑壳上，也没有看头么？”

“远芬姐，莫……莫乱说！”张兰华双眼溜圆，脸儿倏地白了。

“你怕啥子？你两个……好好，怪姐儿多嘴，姐儿该打。你歇着，我还得去照料一下。”说完，吴远芬又似一阵风般刮了出去。

张兰华，无疑是黄鱼沱最漂亮的女子。她长得花朵儿般水灵鲜艳，而且文文静静，不露俏，不带妖。苗条俊美的身子，不显高，不显矮，不瘦也不胖，刚刚好。一张鹅蛋脸儿上，闪着两只清汪汪的大眼睛。那脸色更好，白中揉着点儿粉红，就像那树上刚刚成熟的白花桃。

她嫁了个好男人，可惜，前年被越南鬼儿给打死了。她男人很英勇，是像黄继光那样死的。

船，刚上过桐油不久，黄灿灿地发亮，一股浓郁的桐油味儿直往鼻孔里钻，让她很不习惯。但这儿好，岸上的人看不见她，她也不想看岸上的人。

她在尾舱里已经呆了很久了，想静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，分明有一个熟悉的影儿，在她脑海里时隐时现，闪烁闪烁……

他咋也上船来了？是搭顺路船么？不像。那么，是来打工挣钱？不，更不会，他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哩，咋会来给龙生当雇工？

天亮时分，她挑着两捆自己编的凉席下河来。

江上雾大，绰绰约约的，啥也看不真切。

她刚走下沙滩，就听见龙生在船上喊：

“喂，世平，你去给兰华接一下。”

一听，她好惊诧！抬脸看时，一个人影儿从水边跑了上来。

天，果真是他！

他咬着嘴唇看她，看得她脸红心跳扭过脸，他才回过神，手忙脚乱地把她的凉席捆子接了过去。

……不，他不是来搭船的，搭船哪会这么早就下河来？再说，龙生一喊，他游世平跑都跑不赢，这不明摆着是当了龙生的雇工么！

心中一酸，脸上一臊，唉呀，好没道理！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我张兰华还去想这些干啥？

2

此刻，边晓玲还躺在床上。

她早已醒了，精神恹恹的，不想起。

艳红的朝霞从窗口扑进来，把满屋桔黄色的家具照得亮堂堂，映得出人影儿。

她伸手按了按床头柜上的收录机，屋里顿时响起了柔声

媚气的歌腔。

送你送到小村旁，
心中话儿对你讲，
路旁野花你莫采，
妹妹盼你快回来。

“盼你回来个毬！”她一声恶骂，立即关了。心中，活像有无数蚂蚁在撕咬。

一阵尖脆野浪的笑闹声，喳喳地飞上小楼来。

她趿上拖鞋，走到窗台前，把目光落到了对面街檐下几个围坐一堆编竹活儿的媳妇们身上。

她恨她们，瞧不起她们，可此刻，又实实在在地羡慕起她们的快活来……

地方好，便有许多姑娘妹子泼出性命往这里挤，削尖脑壳往这里钻。这就让黄鱼沱的男人们守株待兔捡便宜。

傅永玉就捡了大便宜。

这几年，他跑福建，跑广东，做洋货生意翻着滚儿赚了大钱，便怪罪他婆娘不生崽，黑脸秋风闹离婚。他婆娘跑到乡政府告，告不准，乡党委唐书记就是她男人认的干姐夫。婆娘气昏了头，到场街上泼天泼地地跪地哭街，说她不生崽是男人的错，县医院十七年前就检查了，她男人是死精。诉了哭，哭了骂。骂他男人是陈世美，有了票子不认“糟糠”；骂唐书记是贪官，暗地里收了她男人许多的钱财礼物。这么骂，唐书记能不冒火？唐书记一冒火，事情就变得极简单

了。

眨个眼睛的工夫，快近四十岁的傅永玉居然又去古镇娶回个花红柳绿的小妹娃。结婚证上写的是二十岁，可乡政府何文书的婆娘却漏了口风，说那小妹娃其实只有十九岁。文书婆娘的话，众人自然相信。

这小妹娃就是边晓玲，脸蛋儿算不上乖俊，但也不丑，身段儿却是极好极柳秀，且又打扮得鲜丽奇俏，再加之她时常弄出一些让人瞠目的举动来，这就使小小的黄鱼沱有了些儿不安宁。

她时常跑到乡完小去打乒乓、篮球、羽毛球，而且专和年轻的男教师打。她公然脱得身子上仅剩一块布绉绉，大天白日地钻进长江去洗澡。岸上那么多眼睛盯她那光身子呀，她却一点不闪躲。

边晓玲倘一上街，就有许多火喷喷的眼光死死地去咬她那高胸脯、白腿子，甚而有人痴迷失神地跟着走，让人吼醒过来，才咧开嘴巴一笑，很得意的。于是，众人就全都嘻嘻地笑了。那当然是男人们的勾当。女人们呢？却见不得她，见她来了就黑脸，就跺脚，就把眉叶儿愣起，就“啵啵”地往地上啐口水，心里却阴狠地骂：“好个骚狐狸精哩！好个贱婆娘儿哩！为了贪图票子，就把女人最最金贵的东西给卖了！”

深夜里，常有好汉趁傅永玉跑生意出了远门，溜到场西头那栋漂亮的小楼房下去拨门栓，翻院墙，让那条威猛得像小豹子似的黑狗撕脱一只裤腿，咬掉一块肉，才扑爬跟斗地滚了开去。

满街人，边晓玲唯一亲热的就是远芬姐。

远芬姐跟她说话，不嫌弃她，这就让她感动得不行。

两个女人，都嫁在“样板家庭”里。远芬姐有钱，有小楼房。她也有。可远芬姐嫁了个好男人，她呢？却没有。

为这，她心里苦，苦得慌，苦得夜里常常搂着枕头哭。

门锁“咯”地一响。

“哪个？”她本能地用双手紧捂住胸脯，转身急问。

“舅娘，你才起床啊？”一个脑壳在门缝里一闪，又飞快地缩了回去。

“砍脑壳的！狗特务！”她狠狠骂道。

那是唐书记的么女儿。

边晓玲心里清楚，傅永玉每次出远门，总要把这位“外侄女”请到家里来陪她，骨子里呢？却分明是监视她——和那条大黑狗一样。不，比大黑狗还坏！还阴毒哩！

抬起脸儿来，眼光便跃过屋顶、掠过竹林、飞上了江面。几叶红帆，鼓着风儿，正颤颤悠悠地在河面上移动。

“边晓玲，吴远芬叫你快下河去，船马上就要开啰。”楼下有人叫。

“哦！马上，我马上下来。”

她突然想起昨天和吴远芬商量好搭伴儿进古镇去耍……唉呀呀，咋个忘了？

这才慌不迭地打扮起来……

一跨出院门，媳妇们的说笑声突然哑了。空气，也兀地凝固。

媳妇们不约而同地停住手上的活路，双双眼睛，全落到了从她们身边昂然而过的边晓玲身上。